

辞别与重逢

董改正

“敞开你的一扇门哪，世界离你还那样远吗？钟儿嘀嗒，流浪飞沙……”悠远的童声在岁末的空寥处响起。仿若有长长的巷道，有扶疏的枝影和腊梅的暗香，或者还有雪，仿佛时间的尘屑，纷洒飘飞。仿若有水袖轻抛，“呀”一声，九转莺啼，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”寂静里舞台浩大，光束流转恰似流年，都真实，又都虚幻。

琵琶默，笙箫起，三弦嘶哑。

（末扮汤显祖上）

【蝶恋花】忙处抛人闲处住。百计思量，没个为欢处。白日消磨肠断句，世间只有情难诉。玉茗堂前朝后暮，红烛迎人，俊得江山助。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。

（末念）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梦中之情，何必非真。”

（下）

此刻灯光琉璃，光影漫转，人物纷至沓来，只是无声，如梦，如镜像。汤显祖的剧本里，何曾有“（末扮汤显祖上）”？“牡丹亭”里，《牡丹亭》外，人世凋零萌蘖。万物有心，万物有灵，万物有情，是以这向死而生的人间，这不可逆转的时间，依然有人、物勇敢地跨过生死鸿沟，是以这无时无刻不在辞别的人世，依然繁花着锦，人来人往。

因为有情。因为舍不得。因为放不下。

是以这人间才有参不完的禅，说不尽的道，是以那曾经满树繁花落尽，凄楚不逊于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樱花树，在来年的春天，依然会有千万朵花瓣，越过时间冰冷的峡谷，越过湍急的大河，穿过昏沉空冥的生死口，来到料峭的枝头，为着圆满心底那份未尽的爱恋——然而，世间哪有圆满？然而，无论活了几生几世，谁又能真的参透，不期待圆满？是以这世间，辞别与重逢交替，正如霓虹灯此起彼伏；是以在苍茫的时间里，必然有“年”“月”“日”的轮回，为着重逢，为着重新开始。若道路漫长无界，若时间无始无终，若只有辞别没有重逢，那么一个人要有多么坚强，才能活下去。

我是十点的车，你在检票口对我微笑挥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还会再见。

我送你去远行，看你坐进大巴，看你和同学招呼，不再看我。我依然微笑，因为我知道你会回来。

我看你决绝而去的背影，伤心后终于微笑，之前的深挚因为辞别弥足珍贵，我在过去的时间里与你重逢，祝你进步、安好。

每次离开，你都会孩子一样站在门外目送，直到转弯我也一直没有回头。你已经老了。时间是个亦正亦邪的岛主，他左手写请帖，右手写讣告。我希望它来得迟一点，再迟一点。这样的期待常常让我在寂静中惊起，夜不能寐。

我与无数人擦肩而过，我与无数的瞬间擦肩而过，我与无数藏身于芥子般大小的时间空间中的生物擦肩而过，都是辞别，也许还能重逢，相逢一笑，或泪眼朦胧。

我们在辞别中长大，成熟，慢慢老去。我们是时间里的树，辞别是录制心灵影像的针脚，一圈圈成了年轮，成了胶卷、影带。辞别是叶脉流年里倏忽来顾的光，是经脉河床上的沙粒或贝壳。辞别是潮汐，推动着来来往往。多么美好的来来往往，人间常新。

更多微小的辞别，如一滴露珠的蒸发，不痛不痒。怕你不珍惜，怕你麻木，于是时间有了闸口。年。年是一个断崖，时间的流水在此处跃出匹练，跃成白马，跃成阳光的珠帘，且伴有巨大的声响，足以惊人眸，耸人心：又是一年，而我还在，而你还在。

敞开你的门，打开你的园，接受辞别，当然也会花朵鸟儿般飞越而来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都是因为爱，所以纵然时间的铁律有万丈深厚，依然有生灵怀揣着爱和永恒的侥幸，投奔你我而来。

怎么能不珍惜？

希望我还在，也希望在时间的对称轴上，你也不要缺席。

你们赌钱，我赌爱

肖遥

在电影《妈阁是座城》里，梅晓鸥身处一座欲望之城，做着一份无情的工作。尽管她提醒自己与客户只是利益捆绑，不要和客户发生情感上的交集，但她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和几个客户的情感纠缠。只因为段凯文一句“你一个女，带着孩子，怎么做这一行，不容易”，她就感动到把他当做真朋友，乃至他后来斯文扫地、拖欠债款，将她的别墅都输掉，她还坚持帮助她，倾家荡产地赌他没利用她。她把雕塑家史奇澜当做自己最后爱的男人，治愈他，帮助他恢复了艺术家的灵感和风采，当他的妻儿请她把他还回去的时候，她深埋她的委屈，将他赶走，保全自己的尊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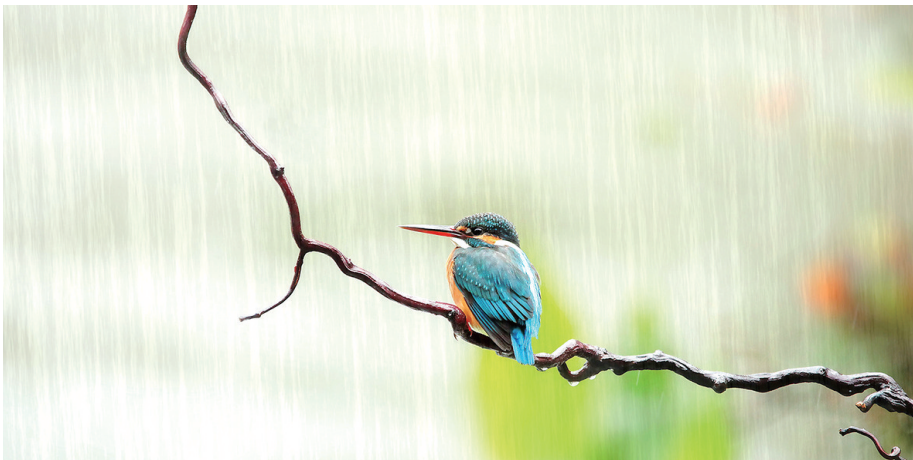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《妈阁是座城》的宣传海报上说“男人赌钱，女人赌情”。在巴尔扎克的笔下，从十九世纪开始，男人们就不会为了爱情，为了美丽的海伦，两个城邦打的你死我活了。爱情变成了胯下的驿马，人们举着爱情的招牌像冲浪一样扑向一轮又一轮的欲望。正如《高老头》里的拉斯蒂涅的表姐鲍赛昂夫人带他进入社交名利场时教他说：“这社会只能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。把他们骑得筋疲力尽，到了站上丢下来。这样，你就能到达欲望的最高峰。”

现代社会，连女人也逐渐认识到痴心和执念早已变成了很娇贵的东西，是需要物质条件乃至身体资本的。像梅晓鸥这样在感情上不设防火墙的，只会卸下盔甲，瓦解自己的战斗力，暴露出各种软肋，令她在现实生活里狼狽而脆弱。她一次次被利用，一次次付出没有回报，但每次都飞蛾扑火般地选择相信，选择不

把对方当做工具和资源，而是活生生有良知的人（哪怕对方已经是赌徒，已经倾家荡产，已经穷极恶相）。

从消费时代的价值观来看，梅晓鸥的情商太低，低得不像个现代人。在感情上，梅晓鸥显然是在逆流而上，她的行为简直就是对商业社会的一个反击。可是，这也正是这个女性形象的动人之处，显然，女作家严歌苓潜意识里欣赏这种多少有些原生态的女性，她们热情地付出，热烈地投入，不计后果地燃烧，尤其是面对感情的时候，她们的观念里没有输赢。梅晓鸥的合作人华仔说“在这里，只要不赌，就可以做到老板”。梅晓鸥不赌钱却也没做到老板，就是因为她愿意相信真情，她在赌人性——不会只有算计和欲望，总会有点别的，比如爱情，比如友情。

其实从某种角度说，感情不等于婚姻，婚姻是契约，而爱情却应该是更高级的事物——初见时的电光石火，想对方时候的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，扎起丸子头为他洗手作羹汤，同时想到一件事的心有灵犀，听到对方情话时候的心花怒放，自己说出情话时的爱意缱绻，甚至闹矛盾时候的纠结懊恼，和好时的失而复得，相知的时候天雷滚滚诅咒发誓“冬雷震震夏雨雪，乃敢与君绝”，分别的时候明媚单纯“及见复关，载笑载言，不见复关，涕泪涟涟”……婚姻有输赢，可是情感有输赢吗？从婚姻上说，梅晓鸥输了，“她的输包含男人对她的欺负，包含家庭完满的人们对她孤儿寡母的凌驾或怜悯”。可是从感情上说，梅晓鸥是她生命中经过的几个男性戒不了的瘾，她赢了。



独守 汤青摄

春意

郭华悦

从料峭寒冬，转入人春，有点措手不及。

捂得严严实实的记忆，犹如昨日；可不过几天，便转暖了。脱去冬装，再看看眼前，就连高楼大厦，都显得云淡风轻。

掠过耳际的风，是轻轻的，柔柔的。路的两旁，新绿争先恐后地冒出了头。

春天里，柔和的不仅是风景，还有人心。

冬天里的步履，匆匆，又匆匆。巴不得再快点，好挣脱着恼人的严寒，回到温暖的家中。而到了春天，擦肩而过的人，大多缓慢而悠闲。行走于其中，心间的浮躁也渐渐消失无踪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乐在其中的柔和。

有春意拂面，有春景相伴，谁不想在这片海洋中，多欣赏片刻？

而春天的美，在于柔，也在于刚。

春天，能让你感受到阳刚之美的，是那股不屈不挠的生命力。看吧，那点点新绿，分外稚嫩。

一场大风，一场暴雨，似乎就能摧折。可即便如此，绿意依旧前仆后继，春风拂过，绿意丛生。

这样的绿，虽稚嫩，却有着一股勇往直前的刚强。哪怕大石压顶，也不忘初心，逶迤前行，总能绽放属于自己的一片绿。这样的刚强，隐藏在看似柔弱的新绿中，更令人动容。

人，何尝不是如此？

我们习惯把最美好的事，留在春天里。于是，春风至，人生忙。春天，展开了一幅宏图，是季节，也是人生。新的一年中，有太多计划，等着实施。眼下，虽然尚显稚嫩，但只要有着那一股义无反顾的刚强，谁能挡得住你的脚步？

刚柔并济的春天，也是成功人生的写照。

何必感叹人生苦短？人生如春，只要静心聆听，时光里渐行渐远的号角，总能再次吹响。沿着春天的足迹，亦步亦趋，也许便能在柳暗花明过后，看到新生的又一春。